

虎穴餘生

趙秋
光
漢恩
譯著



明華書局印行

虎 穴 餘 生

狄 趙 著
恩 漢 譯
光 趙

明 華 書 局 印 行

General Dean's Story

A Condensation of the book by

Major General William F. Dean

As told to William L. Worden

Copyright 1954 by William F. Dean

Copyright 1954 by The Curtis Publishing Co.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Ming Hwa Book Company, Taipei, Taiwan, China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虎 穴 餘 生

定價 新台幣四元

狄 恩 著

趙 光 漢 譯

明 華 書 局 印 行

代表人 劉 守 宜

臺灣 同安 街五五巷一號

版權 所有 • 禁 翻 印

國民 國 五 年 一 月 初 版

前 言

當我同狄恩少將對坐下來，把他所經過的危難，擬寫成書的時候，我用錄音機、各種地圖、和其它幫助紀錄的東西。狄恩將軍則不然，他僅以他令人驚異的記憶力，巨細不遺，追述出他所身歷的種種遭遇。其中如：地點、日期、韓國人名、氣溫、居留計劃、逸事奇聞、軍事瑣碎，以及一些共產黨的理論和行爲等等。

狄恩將軍以說話方式來寫這本書，一般寫作的人也許以此爲怪異，但事實如此。在這本寫作裏，主要編纂方法，只是把錄音帶中重複的部分，說話中停頓的部分，和夾雜翻閱地圖的雜音，加以剪裁，以免影響說話的生動而已。

只有一點，我對於狄恩將軍的觀點，甚不同意。狄恩將軍是一位極正直的人，我十分相信他的判斷毫無私見，而係以一個將軍，一個逃亡者，一個俘虜的地位去權衡他自己的行爲的。但狄恩將軍在結論中，卻認爲他自己不是一個偉大的指揮官，而且也不是一位英雄。但，我想他是的。

第一章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一個炎熱、塵土飛揚的早晨，南韓大田城周圍，砲火把漸漸縮小的戰線密密交織起來。幾乎一個月來，我都感覺睡眠不足，但不像年輕人那樣貪睡，很早便醒了。醒後，聽到砲聲，又聞到任何人在韓國都避不開的那些氣味：稻田糞土、泥濘、肥料與垃圾，並混合着發砲後所殘存的火藥味，和草屋慢慢燃燒所發出的濃厚煙烟味。

我會希望能在大田西北一線堅守陣地，等待更多的援軍到來，但到了現在，面對當前事實，對於北韓的步兵和戰車，我們已無法持久。大田的命運如何，對於我和正在作戰的疲憊而不知所措的士兵來說，那是非常顯明的事。

敵前退卻是一種不幸事。士兵精疲力竭，指揮官戰意沮喪。指揮官必須運送部隊支援前方危險地區，但這不是一件容易事，若行動遲緩，所損失的生命更多。能挽救生命而減少損失的，只有多爭取一些時間。當這麼多的伙伴們，對我如此愛戴時，我現在懷疑他們是否知道，他們所愛戴的人，在兩次大戰中，對於他很多部屬，都曾經頒發過這樣的命令。

我同第二十四師於七月三日到達韓國，那時正是韓戰爆發的第三天。我到大田時，局勢已經非常明顯。南韓人包括警察及若干軍事人員，均如流水般在共軍的前面，沿着北韓軍隊侵略南韓歷來所取的路線——即沿水原、大田、大邱、釜山的公路線，向南撤退。南韓軍司

令部內部卻互相攻訐，形成支離破碎，彼此互相斥責對方爲共產黨；我雖努力鼓勵大韓民國團結堅定，但由於種種藉口和掩飾，終於無功。我們美國部隊也甚薄弱，這是無可否認的，因爲日本環境儼如溫柔鄉，在日本駐防的軍隊，缺乏嚴格的訓練，這種部隊，是經不起戰爭的重大打擊的。雖說是美國陸軍第二十一團和第十九團的陣線堅固，亦無濟於事。局勢非常顯明，七月二十日大田的陷落，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當時狀況，變化不定，甚至使我們無法知道，大田城的西北方，是否還有一條堅固陣線存在。

爲局勢關係，我將我的師司令部移往永同以東，我本人在大田暫駐在第三十四團的指揮所，該所係設在一個學校裏。我離開我的司令部駐在前方的原因很簡單，對於隨時產生我必需的決心來說，我覺得在前方指揮較便捷，並且接近情況，搜集情報向後傳達命令，都比從後方向前方容易。

終於，在七月十九日夜裏，我離開司令部留在前方。

讓我把一些事先說明白 我不是在此時勉強爲自己辯護過失，我也不是英雄。在這次作戰中，我犯了若干錯誤。我曾一誤再誤，失去若干不應失去的地方；無疑，有不少人付出了他們的生命；我不能自欺欺人以此在這次作戰中的遲延行動，視爲作戰的技巧，我決不以此爲紀錄，覺得驕傲。勝我一籌的人，都會比我處置得宜。我相信，將來如再遇此情況，我將有所改進。（註：狄恩將軍在韓國作戰所採取的遲延作戰行動，對於韓國戰局的貢獻，他謙遜地未置一辭。麥克阿瑟將軍以後曾說，「我們在失望的局勢中，很需要從七月十二日到十

八日的六天遲延作戰行動。狄恩將軍和他的部屬已爲我們戰勝了敵人。」
七月二十日早晨，我在大田，從我的副官克拉克中尉處得到一個報告說，大田已發現北韓軍隊的戰車。此時我們還以爲西北方面的戰線尙屹立無恙。

由於這個報告，我們此時完全明白狀況了，每人都爲此十分懊喪。這時候，已沒有司令部中那一套參謀工作，我和克拉克，以及一位韓國翻譯官吉米決心一道去獵獲敵人的戰車。此時，我們已無法從事正規作戰行動，但是對敵人幾輛戰車打打主意，或許能有收穫。

我們發現前頭三輛戰車，已被擊毀。隨後的兩輛，回頭便逃，我們卻無武器去阻止它。後來有人逃出大田，對人說，親眼看見我用手槍去攻擊一輛戰車。不錯，但我不以此驕傲自豪。當這兩輛戰車轉彎時，在憤怒之下，我曾以四五米厘口徑手槍去攻擊它，當然那是無用的——狄恩此時又失了理智，做出愚蠢的事了。隨後，我所能做的事，就是回到指揮所去通知飛機，對這逃去的兩輛戰車，予以空中攻擊，假如飛機能發現的話。

當時，出我意外，又接到其它發現敵軍戰車的報告。敵人有單獨戰車一輛，未發現步兵尾隨前進，由錯誤方向，經過市區，向戰線方面去。它從我們指揮所旁邊經過，未發生戰鬥，先慢慢向戰線方向去；隨後，又轉回頭，在我們指揮所附近來回幾次，仍沒有開火。當它經過我們的指揮所時，必定發現很多的美國人在那建築物周圍出沒的，但它仍若無其事似的繼續前行。

我們決定捕獲那輛戰車，於是設法佈置一名火箭砲手和彈藥。最後發現這輛奇怪的戰

車，停在韓國商店街道的交叉路口附近，大約在指揮所之南有半哩路遠。當我們經過一排商店，再穿過幾間房屋，接近戰車，大約隔幾碼遠的時候，步槍忽然從我們周圍發射過來。於是才知道，這輛戰車有步兵同伴保護，他們已經發現了我們。

我們設法從幾處退下去，結果都被敵人步兵發現。第三次，我們直接接近到靠戰車最近的一間房子後面，穿過一個院子，上了樓梯，攀進屋裏去。很快地，我的那個火箭砲手和我都進入了那間灰泥牆的屋子，屋子大小，約有七八呎見方。以極度小心，我走到窗口，察看周圍情況——發現那輛戰車的砲口正對着我們，只有十幾呎的距離。

我指示我的火箭砲手，對準戰車砲和戰車連接處的砲塔部位，予以瞄準。於是火箭從我的耳旁發射出去。

石灰從天花板上紛紛落在我們的頭上和肩上，震動搖撼全屋，硝煙充滿了整個的屋子，從戰車裏傳來可怕的呼叫聲，這聲音是我從未聽到過的（雖然以後在其它地方也聽到過），戰車還未起火。我不認爲我是一個秉性殘忍的傢伙，但此刻我唯一的念頭便是消滅敵人，我於是再發命令：「再射擊它！」並且指示瞄準砲塔旁的其它部分。火箭再發射，室內灰泥落下更多，韓國人常用玉蜀黍做牆，外面糊上灰泥，那牆裏的玉蜀黍桿都露出來了。第三次再發射火箭，呼叫於是停止，戰車濃煙升起，它寂靜地躺在街心。

如此過去一天。從早晨以來，不知不覺中，時間便過去了，當我回到指揮所時，已近黃昏，於是發佈大田撤退的命令。

恰好在黃昏時候，第一騎兵師的輕戰車從後方到來，於是我們組成了一個車輛縱隊——在團指揮部的前面——掩護出發。當他們離開學校不一刻，我們聽到市中心區附近，傳來作戰的槍聲。

此時是我們應該轉進的時候了。我們將指揮部其餘的一切車輛混合組成一個縱隊，向東開始轉進。一過城區，我們趕快加入先頭縱隊的尾部，但這個先頭縱隊卻已遭遇到敵人的埋伏。此時，有些汽車正在燃燒，有些已橫臥街頭，而兩旁的建築，有許多正起着火。

我們從傾覆的汽車當中，疾馳而過，那簡直是一條火巷，一個地獄。當我們衝過一排房屋，我的吉甫車和另一輛護衛吉甫車過一個交叉路口時，同我一道的克拉克副官說，我們錯過了去永同的路了。此時，兩旁房屋裏，仍不斷發射步槍，要想回頭是決不可能的。我於是大膽決定，南下取錦山方向前進，這時候，從路兩旁對我們的射擊，像一把剪刀一樣。

砲火一再阻止我們前進。到一處，看見有一輛大卡車傾覆在路旁。我們停車一看究竟，司機已經死了，發現車下有兩個人，其中一個說道：「現在已無法可想，我們也許只有投降一途了。」同時有些傷兵也走到這裏，我看見這種情形，於是叫那些人，盡量坐上我的吉甫車，並揮手示意我的吉甫車和護衛車先去。我開始同車下二人談話，忽然發現路旁小山頂上有一個共軍的影子，我急拿起一枝「M1」式的步槍，向他射擊。我承認，我沒有把槍緊緊握着，有點擺動，不知命中沒有，不過那山上共軍的影子不見了。車下二人，於是出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搭上一輛半履帶式的砲車，向前開行。我想這是我從未看見過那樣載重的車輛，人數之多，使我們好像掛在上面一樣。開行不久，便趕上那兩輛吉甫車，原來那兩輛吉甫車已停止前進了。路在這裏略形成S形的彎曲，共軍在這裏設下障礙。同時共軍用猛烈砲火攻擊我們，使我們不得不向壕溝避去。

我叫克拉克把壕溝裏的美國人作一個非正式的集合點名，共有十七名。我們開始匍匐通過一片豆田（也許是一片山芋田），接近一個小河岸，在那裏，我們圍成一個圓圈，等待黑夜到來。我們這一羣人只有少許食物（克拉克和我均未攜帶），和很少的武器。克拉克因為肩部受傷，我沒有帶槍，他說，「我反正不能用。」於是把槍交給我使用。

最後，我們過了河，開始攀登一個坡度很陡的山。行進非常困難，我在前面領路。克拉克勉強上前到我身旁向我說：「後面有一個傷勢很重的人。」

克拉克和我回頭去設法救助他，有兩個士兵已經把這個重傷的人抬起走；此時，克拉克雖然自己肩部傷處尚未治療，卻先用他的急救箱，把受傷的足部用繃帶包紮起來。地上是很鬆的沙土地，兩個人抬，行動非常困難。我說：「喂，我一人背着他走比較容易些。」

狄恩忘記他有多大年紀了，背着走很難持久，這個受傷的人很重，幾分鐘已經使我不能支持。於是又交給他們抬着，就如此換來換去，似乎每隔五分鐘就輪班一次。

前面的同伴們，因不知我們的去處，便很快前去了。這個受傷的人已經昏迷，他把水喝完還不停地要。有一次停下來休息時，我聽到有水流的声音，便在黑夜中摸索着向水聲處走

去。當時正面向下坡，坡又很陡，使人無法停止。結果我猛向前踉蹌跌了下去。

當我恢復知覺時，我在一個坑谷裏，我不知我已經在那裏有多久了，首先，我還不知道我的頭上有一條很長的傷口。我想站起來時，才知道肩也受傷折斷了。下腹以筋動過手術的地方，也感劇痛。我昏昏沉沉，搖擺不定，站了起來。看看錶，是十二點半的午夜，但現在回想起來，相信當時已快天亮了。我已能看見我落下的地方是一個兩岸陡削的乾河牀。我當時所念念不忘的，就是「不知在山坡上的那些人的遭遇如何？」

（以後很久，我才知道，克拉克以爲我去尋找迷失的散兵去了。他等了兩小時，到天亮，便不能不又向前走。結果在兩天後，他帶着他的同伴，安抵美軍防線。）

我想，當時我離開那幾位同伴，決沒有超過二十碼，但卻不知滾下河岸有多遠了。卽是到今天，我還莫明其妙。我知道，我聽到水的聲音，我太需要喝水了。我在乾河溝底爬行，最後找着從石岩縫中流出的水，用兩手掬取來喝，並且用臉貼着泥水潭吸飲。以後又向山坡上爬，正上坡時，忽然看見有八九個北韓人組成的巡邏隊，從身旁不到十碼遠處過去，我立刻倒臥下來。此時東方山坡已現曙光，但他們沒有發現我，直向前去了，其情狀，好像山羊在陡峻的山坡上爬行一般，所取的方向，也同我一樣。

我想，「唉！克拉克等一行人完結了。」這是我一生精神最沮喪的時候，此時我真是絲毫無能爲力。

常那些北韓人過去後，我爬回有水滴處再喝些水，之後，在附近樹林裏隱藏起來。一直

等了一天，昏沉沉的。有時聽見從我來的公路上傳來汽車的響聲，以及零星的步槍聲。

到黃昏，我開始動身，向山上爬行。我的肩仍未見好，上了山頂，沿山脊慢慢前行，舉目四望，渺無人影。山脊線忽然到一處陡峻地斷了。有一條小路可以蜿蜒而下，但非常峻急，走起來非常痛楚，尤其是在一度坐下或躺下休息之後，使雙足更感困難。這小路沿山的一邊層層而下，形成一段一段的斜坡，假如不小心，一失足便不堪想像。當到第二個斜坡時，忽然大雨傾盆，由於口渴，很想喝一點水，於是倚着平坦的岩石，用手巾伸在雨裏，當手巾吸飽了水，然後把水絞出，一滴一滴飲着，在那夜裏，大半時間都是如此消磨過去的。

到第二天早晨，我還躲在那裏，忽然聽到一些響聲，好像有人走來。我立即躲到岩石後面，把手槍拿在手中。但來的人，卻是一個踉踉蹌蹌的美國人。我叫着他，「你是誰？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他聽到人聲，嚇得一跳，當他看見我也是一個美國人時，呻吟着說，「我是史坦萊泰波 Stanley Tabor 中尉……從十九步兵師來的。你是誰呢？」

我說，「我就是帶來這些麻煩的那個傢伙。」

泰波在撤退中失散了他的部隊，他便開始向南方步行。我們當天早上便又開始前行，泰波帶一枝卡賓槍，我帶一枝手槍。我素來是喜歡步行的，通常有許多青輕人都趕不上我。可是那天卻不成了，因為傷痛，不得不時走時停。每次休息之後，泰波都扶我站立起來，以便趕路。

我一再向他說，「你自己前去好了，一個人走路快得多，我可以慢慢前來。」但他每次都拒絕離開我。

大約在一點鐘左右，我們又看見公路，但在每次想跨過去時，都看見來去的中國共產黨部隊的士兵或車輛。我們不得不在原路線上繼續穿越叢林前進。那天下午，我們走到一條小河邊，有一個女人，帶了兩個十餘歲的孩子，在小河邊搭了一個帳幕，她們都是從大田逃出來的。我們進了帳幕，她們當中沒有人能說英語，給我們些食物，並且使我們了解，在這區域裏，有許多北韓人，我們必須留在帳幕裏到晚上才能出來。

我們兩人睡了一會。在請她們指引一條到永同司令部的去路時，才知道永同已被中共部隊佔領。

當時我們確實在一個很壞的環境裏。我們必須向南繞過中共佔領的主要路線，然後向東到大邱去。

那晚，我們沒有多費考慮，又動身向南去。由於我身上各處創傷對我的心理影響，因之，日後如何，已難推測了。我知道，我們已無食物，我們須繼續前行，休息反增加疲乏，我必須勉力站起來，掙扎前去。我們的前進，必須靠泰波的意志力來支持，我的精神，幾已消失殆盡。

後來，我們到了一個小市鎮。我們進去不久，全體的人都來圍繞着我們。我問他們要吃的東西，他們給我們些水，中間滲和些生玉蜀黍粉；並且給我們每人一個雞蛋。在人叢中，

有兩個人能說英語，他們似乎對我們很友善，於是我們願以一百萬韓幣（約合一千一百美元）請他們帶我們到大邱去。韓國人即使會說英語，也常弄不清數目字，我便把這個數目字寫在地上來告訴他們。

那個說英語較好的人不見了，這是我應注意的卻忽略了；那一個說英語較差的說，「好，好，你隨我來。」他領我們進了一間屋子，我們在那裏很快地便在地板上沉沉入睡了。

幾點鐘後——還是早晨很早的時候——我們聽到房子外面步槍的聲音。這一瞬間，那一個小韓國人像兔子一樣竄出房去，他就這樣連招呼都沒打一個便跑了。

室外，有一個人用很好的英語喊着，「出來吧，美國人，出來吧，我們不會殺害你的，我們是人民解放軍，出來吧，美國人！」

泰波說，「就是這回事，」馬上拿起他的卡賓槍。

我說，「把你的鞋穿上，快些，」我們從另外的一個門跑了出去，避開步槍的射擊，迅速跳下房屋旁邊的深草裏去。我們在黑暗中爬上一個小山坡，我向泰波說，「我來領路。」又說，「你用卡賓槍掩護我，比我用步槍掩護你好得多。」我繼續又說，「我們決不投降，泰波，我們沒有投降這回事。」

他說，「我也是這樣想的。」

步槍聲更密，他們聽見我們在深草中的聲音，又向有聲音處射擊。我們於是改變方向，回頭向村子方向去，穿過村子；當時村子裏人聲嘈雜，每個人都在街上狂呼亂叫。我們從韓

國人叢中穿過去——他們對我們沒有採取甚麼行動。過了村子，我們立即跑下稻田。那些稻田，都是一小方一小方的，每方大約有三十呎的橫廣長度，中間都有堤坎隔着。田裏水深約四吋，水上面的禾苗也有四五吋的光景。

我們馬上竄下水田，用腹部觸地，兩肘向前慢慢前進，這種姿勢同舊時步兵匍匐前進一樣。有兩個士兵，從田坎土穿過，但沒有發現我。我領着泰波繼續爬行，過了一田又一田，那兩個士兵仍在平行的堤坎上繼續搜索我們。

我們越過了三次田坎，一連爬過了三塊田，泰波還和我一道。當再過一塊田時，回頭看泰波，他卻不見了。

我爬到田邊，連喊着，「泰波！泰波！」僅僅有一個答應的聲音，卻是共產黨從不遠田坎上傳來的。他又向我喊聲處射擊。我趕快貼身地面，靜悄悄等了一刻，又再喊，「泰波！泰波！」又招來幾槍射擊。半小時後，我爬回我早先同泰波最後一道爬行的那塊田，看看是泰波嗎？否有泰波的踪跡；卻一無所見。

此後，整整三年中，便沒有再看見過一個美國人了。

第二章

在那天早晨，我實在無法設想泰波會有甚麼遭遇。當你俯首爬行的時候，並且在那十分陰暗的稻田裏，是很難保持一條直線向前進行的。或許他改變了方向，同我失去聯絡；也許落下排水坑或肥料坑裏去了。

直到一九五三年，我才知道，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他被帶進大田的一個戰俘營裏去。結果因營養不良，夾雜肺炎，死在那裏。到今天，我的心中尚有餘痛。我回美國後，對於他不顧自己的安全而來照顧我的事跡，建義政府追頒他銀翼勳章。

到天亮之後，我放棄搜尋泰波的工作。我好像一隻偷羊狗一樣，對於共產黨，已失去掩護的有利時機，但我必須繼續前去。我沿着小溪邊的小路爬行，後來找着幾個掩蔽洞，這些洞顯然是共產黨預備在路邊埋伏所掘的，我爬進一個去。

我正爬進掩蔽洞去時，看見一個背着三歲左右女孩子的農夫。我想，他一定已看見我，我就不便躲藏了，於是出來同他招呼。在韓國，用高音讀英文 pop 一字是米飯的意思，我於是說，「pop」，同時把手放在腹部。

這個動作發生效果了。他向我打手勢，意思叫我仍回洞裏去等着。約等了一小時，他帶了一碗米飯來。我吃飽以後，把剩下的，撕下一張地圖的北韓部分包起來。

我回身進洞去取了我的手槍，利用這天的時間，把槍拆開擦拭乾淨，槍對於我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當時我僅有十二發子彈，預備以十一發打共產黨，以最後一發來打狄恩自己，我覺得最後一發頂重要。我個人事小，而我的階級，身為將官，無論如何決不能投降的。共產黨如果得到一個將官投降，一定會大事宣傳，像我們在歐洲時的情形一樣。狄恩不會如此，這第十二發子彈能阻止我不會如此。

我在洞中停留了一整天，到天晚，那農夫包了更多的飯來。我把我包起來的飯給他看，他做了一個鬼臉，便拋去了。你要留熟飯時，應該用布來包，以便透氣，如用厚紙，便容易發酸。這是我學習保存熟飯方法的第一課。

天黑之後，我離開掩蔽洞，繼續動身南行。我沒有指南針，在夜裏旅行，真感覺是一種冒險，既不能利用太陽來指示方向，偏偏那些夜裏，大都沒有星光。我想，那以後的三個晚上，我簡直在兜一個大圈子。

我的身體已漸漸好起來，已能不要他人扶助，痲疾已沒有了。事實上，我的排泄完全停止了有二十二天。依我想來，這是醫學上的奇事，但是後來我到東京醫院同醫生談起來，陸軍醫官說，在一百天以內都不足為奇。

現在我想大概是八月一日的夜裏，我走到一個山頂上，從那裏可以眺望到一個城市，我想那一定是錦山了。快黃昏時候，我從幾個在田裏工作的女人旁邊走過。當我走過時，我注意到有一個大約九歲的男孩子，離開她們來跟着我。我趕快一溜煙似的跑進叢林去，相信我